

尋找夢想、歡樂 和美麗——圖畫書 的閱讀隨想



林煥彰
兒童文學作家

■
這篇文章的「命題」，是從成人的需求觀點出發。

人類的心靈世界，多姿多彩；原本就充滿著夢想、歡樂和美麗。只是，年歲越長，失去越多，造成每個人心中都有莫大的缺憾！

孩童的心靈世界，多姿多彩；充滿著夢想、歡樂和美麗，用不著尋找。

孩童，是成人心靈上的故鄉；
孩童，是成人羨慕的對象。

■
圖畫書，是人類心靈世界的再現，是孩童心靈世界的「寫真」。我們成年人心中的缺憾，可以從圖畫書的閱讀和創作中去尋找彌補；尋找夢想、歡樂和美麗，是我對圖畫書的閱讀和創作的一種體會，也是一種期盼。

■
先說一個小故事，是五十年以前的：

五十年以前，可以說是「很久，很久」；我在臺灣鄉下（宜蘭礁溪）的農村裡出生，也在那裡長大，直到十五歲才離開，到城裡工作、生活。

那是沒有「圖畫書」的年代，我不知道「圖畫書」是什麼？

農村有什麼？

農村很富有，農村也很貧窮。因為農村裡有的，城裡沒有；城裡有的，農村裡沒有。

小時候，我每天睜開眼睛，可以看到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；稻田不是我的，但看得到的，就是我的；它會留在我的腦海裡。還有菜園、果園，有各式各樣的蔬菜和水果，它們的形狀、特徵，我可以辨別

；它們的名字，我可以叫得出來。

在不同的季節，會有不同的昆蟲、鳥類或一些些小動物出現，如：毛毛蟲、蝴蝶、蜜蜂、土蜂、蜻蜓、蟋蟀、蚱蜢、蝗蟲、天牛、獨角仙、螢火蟲、竹節蟲、蜈蚣、金龜子、青蛙、小麻雀、烏鴉、老鷹、釣魚翁、斑鳩、白鷺鷥、白頭翁……還有稻田裡，水溝中的魚、蝦、龜、蟹、蛇、蜥蜴、老鼠……，當然也還有自家養的雞、鴨、鵝、牛、羊、貓、狗等等。

那是沒有「圖畫書」的年代，我在大自然中認識牠們；大自然是一本立體的、活動的「圖畫書」，大自然是我的第一本「圖畫書」，我是讀著大自然長大的。

大自然很大，大自然是很奧妙的。可是，我沒有走出農村；農村只是大自然的一小部分，當然，我所能讀到的，是極其有限。

■
臺灣著名兒童讀物插畫家曹俊彥先生說：

人類會畫圖，是一件大事。由大自然，立體的、動態的，瞬息萬變的實景、實物，描繪在靜態的平面上，那是極不簡單、極奇妙的。藉著圖畫，人可以互相交換經驗；可以經由圖畫的記錄產生比較。更可以把圖像閱讀的經驗，承傳給後代子孫，使文化得以累積。有圖畫，更方便於對事情的預先思考。(1)

由於接受教育（未必全然來自學校，也來自自己的大量閱讀、觀察和思考），我體會到「畫圖」與「圖畫」的好處，除了學習文字的表達，我也同時學習塗鴉；我模擬自然，也描繪自己內在的心象。

■
文字是語言的符號，圖畫是心



○《樹木之歌》之一



○《樹木之歌》之二

象的符號，兩者的差別是：文字有約定俗成的規矩，必須透過學校；對沒有共通語言的讀者，它必須經過翻譯，才能傳達其意義。圖畫是沒有種族、沒有國界的人類的共通「語言」，不必透過翻譯，人人可以接受，可以欣賞，卻會因人、因時、因不同心境而有不同的感受和領會。

不過文字和圖畫並不互相排斥，反而可以結合在一起，產生互補的作用。如果可以做一個比喻，文字和圖畫談戀愛，就產生了「圖畫書」。

好，就這麼決定吧！

當然，最早發明「圖畫書」的人，未必是這麼想的。我就姑且這麼說吧！你也會這麼以為嗎？



「圖畫書」是有文字和圖畫結合的書；但通常是，文字很少，圖畫很多；甚至可以不要任何文字，只要有圖。

沒有文字的「圖畫書」，要怎麼閱讀？

這個問題，對於閱讀文字已經成為習慣的成人而言，會成為一個「問題」；有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閱讀！但對一個不識字、或識字不多的孩童來說，卻是一點也不成為

他的「問題」。

比如讀艾拉·瑪利的《樹木之歌》(2)的圖一和圖二，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？讀圖三和圖四，又會有什麼樣的發現？同樣的，以這四幅圖畫（分成兩組對照），請小朋友來閱讀，測試他們的閱讀情況，是否會產生困難，或有什麼樣的發現和感受？

再以塞·西威爾斯坦的《樹與小孩》(3)為例，它有圖畫，也有文字，但文字不多，每一個跨頁，只有三、五個字，對閱讀整個故事的發展，卻具有明確的提示作用。

這兩本圖畫書，都以樹為主題



◎《樹木之歌》之三



◎《樹木之歌》之四

，但表現手法（方式）稍為有些不同，並不影響一個創作者所要呈現的理念。

「圖畫書」以圖畫（或說「圖像」）做為閱讀的主要媒介，它的讀者對象是誰？

在一般的觀念裡，文字少、圖畫多的書籍，它的讀者對象就是兒童。不錯，圖畫書的製作與出版，主要也以幼兒為閱讀對象。但「親子共讀」的觀念已逐漸形成一種風潮，「圖畫書」的真正讀者，已不全然以幼兒為主，甚至它也必須考慮到成人閱讀的樂趣和要求。

因此，圖畫書的文字，儘管非常淺顯的使用幼兒可以聽懂的字眼，但其有趣的故事所蘊含的意義，對成人讀者而言，可能是一種全新的發現和獨特詮釋的手法，值得學習。即使不以成人的觀點探究文字所承載的思想內涵，光就每一位畫家獨特的繪畫成就來欣賞，成人閱讀「圖畫書」的圖畫，即是一項審美活動的參與以及成為繪畫藝術饗宴的貴賓。

「圖畫書」的作者是誰？它可以有兩個作者，一個是文字的作家，一個是做畫的畫家，也可以只有

一個人，他自己畫畫，也自己撰寫文字；甚至文字也可以不要。

從瑪西亞·布朗創作的《小老鼠和大老虎》⁽⁴⁾就可以得到印證：這本書的文字和圖畫，都出自他一個人的手筆。從故事主題的內涵來看，我從它得到了很好的啟示：瑪西亞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畫家、優秀的文字創作者，並且也讓我深深感受到：他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學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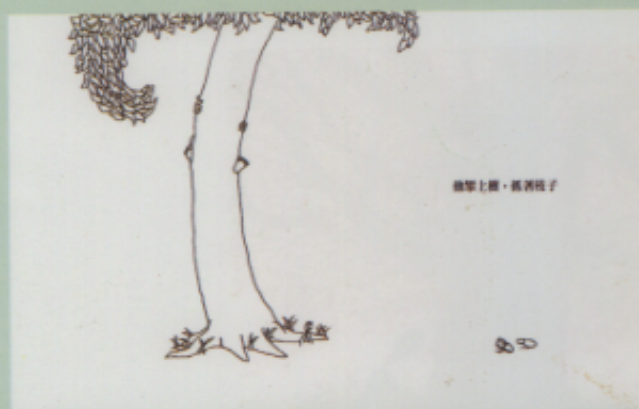
「小」和「大」本來只是幼兒認知的一種概念意識的傳達，但他透過故事中的一位老人（隱士，也是智者的化身）的法術（也可以解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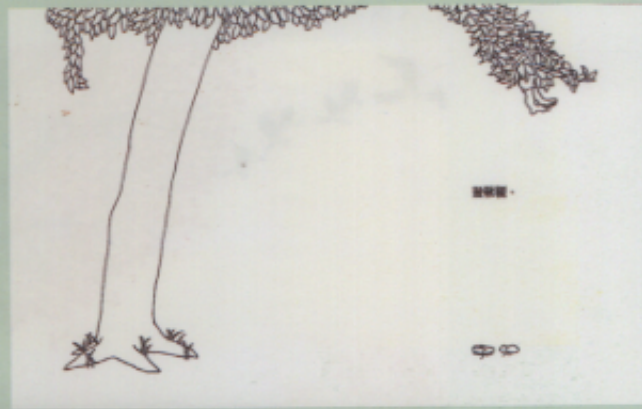
(一)



(二)



(三)



(四)

◎《樹與小孩》

為作者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展現)，為了同情膽小的小老鼠免於被欺侮，把牠變成大老虎；可是，成為大老虎之後，牠反過來專門欺侮小動物，並且不聽老人勸阻，竟惱羞成怒，忘恩負義，想把老人吃掉；幸好，被老人視破；即時將牠變回原來的一隻膽小的小老鼠……。

這是一個有趣的小故事，也是一個很有哲理的寓言；小朋友可以從有趣的故事裡得到閱讀的滿足，也可以從寓含的意識裡，獲得思考與啟發：

「小，要多小才算小？」

「大，要多大才算大？」

「小」和「大」在這本圖畫故事書裡，不僅只是讓孩童閱讀獲得概念意識的認知問題，從不同讀者、不同層次的認知、解讀，可以感受到它蘊含著一個形而上的思考問題，也即是人生的一種基本哲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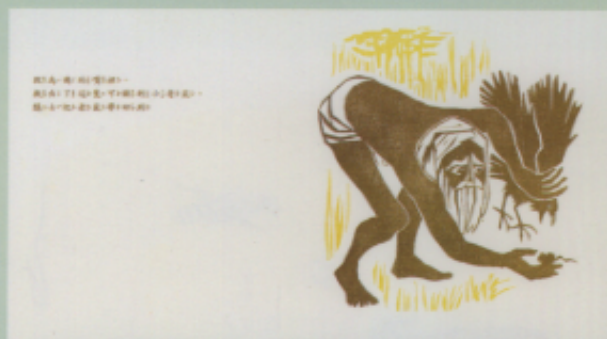
「哲理」不是成人才需要探究的課題，是人類從小就不可避免的、必須透過各種方式進行思考的課題。

圖畫書的表現方式，就是其中最可行、最有效的一種「深入淺出」的處理方式，它可以使小讀者潛移默化，使成人讀者不覺得淺顯、幼稚。

「圖畫書」的文字內涵，是不是都要承載這麼大的人生「哲理」？那也大可不必這麼沈重。感性、機智、輕鬆、有趣，對讀者都是莫大的恩惠。

光就圖畫來說，多姿多彩，賞心悅目，就是最好的陶冶。我閱讀圖畫書的「無為」心態，沒有負擔，就是最大的享受。

看過一九九一、'九二、'九三、'九四《波隆那插畫年鑑》，連續四年，有十六位國際評選委員分別參與評審工作，他們所根據的評選標準很有趣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要點，那就是：對兒童的吸引力。



◎《小老鼠和大老虎》中，老人在烏鴉嘴裡救出可憐的小老鼠。



◎《小老鼠和大老虎》中，小老鼠變成的大老虎惱羞成怒，想把老人吃掉。

兒童是喜新厭舊的，兒童是喜歡好玩的，他們不喜歡一成不變，也不喜歡嚴肅的說教；能吸引兒童喜歡的，也必然能吸引成人讀者的興趣和迴響。

《和我玩好嗎？》(5)這本圖畫書的作者瑪麗·荷·艾斯，文字和圖畫，都是她自己一個人完成的。故事的內容很簡單，一個小女孩和一些可愛的小動物，由陌生、不信任，到彼此親近、成為朋友，在一起玩，是一個多麼和樂的世界！圖畫從頭到尾，都是一個場景，由簡單、冷清，到繁複、熱鬧、溫馨的畫面，具體而明確的傳遞著愛、美與和諧的訊息，不僅是孩童的夢想，也是成人心靈世界所渴望得到的理想境界。

讀一幅畫，是不是也像讀一首詩、一篇短文？可以獲得感動，留下深刻的印象？



有一隻小蝴蝶，飛在籃子上，
我的心(的)吃(着)的(的)果(要)。

◎《和我玩好嗎？》之一



[時(鐘) · 和(我)說(好)嗎(？)]
我(正)要(伸(手)去(抓) · 時(鐘)就(跳)開(了)。

◎《和我玩好嗎？》之二



哇！現在，我好高興、好高興——
高興得要跳起來了！因為：

所有的動物——所有的動物——
都要和我玩了。

◎《和我玩好嗎？》之三

我的經驗是：圖畫的閱讀，對心靈所造成的震撼力，更強、更大、更深遠！

閱讀文字的习惯，通常都得從第一個字開始往下進行，才能順利掌握文字表達的意識和內容；但圖畫的閱讀，它可以是局部的，也可以同時是整體畫面和氣氛的掌握。

讀波蘭 Stasys 的「穿靴子的貓」(Puss in Boots)(6)，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？從局部的紅靴子，或老鼠的尾巴、貓的眼睛；你閱讀的時候，會從哪一部分開始？對哪一個部分最感興趣？引發你產生什麼樣的聯想？

我彷彿覺得這位畫家，充滿幽默和弔詭：想跟誰開玩笑？卻又讓閱讀的人笑不出來——有深沉的感覺！這幅畫，它有趣味性，不同讀者可以有不同的感受，但它給我的，是省思的成分較多。我接納它，我從它得到了啓發，加強我對事物反思的力量。

「圖畫書」的讀者是誰？從初生的嬰兒到上百歲的人瑞，都可以是它的讀者。這是我最初的想法，也是最終的結論。

小時候，我沒有圖畫書的閱讀機會；那是由於貧窮，是整個

社會的貧窮，也是個人的貧窮；所以，「圖畫書」是社會富裕的產物。個人可以在富裕社會中得到分享。

「圖畫書」的作者是誰？我的想法也很單純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圖畫書的作者；包括文字的寫作和圖畫的彩繪。

曾經有一位韓國青年朋友金泰成，他送我兩套圖畫書，每一套都是十本；它們的作者是誰？是年輕的媽媽和爸爸，從文字的撰寫到圖畫的繪製，每一本書都由一個人親自完成。他們都不是畫家，只因為



◎ Stasys 的「穿靴子的貓」

他們都已經有了小寶寶，要想給自己和別人的孩子一份愛的禮物，就自己動手創作了「圖畫書」。

日本當代著名兒童讀物插畫家佐野洋子在最近的一篇專訪中說：「畫自己想畫的，閱讀空間留給讀者」(7)這句話，一定可以給很多人帶來鼓舞的作用。繪畫是最自由的一種創作形式，每個人都可以畫，愛怎麼畫就怎麼畫；「高興就好」是我多年前為自己所訂下的「塗鴉觀」，到現在，我還是沒有改變。以後也不會改變。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樣，在「圖畫書」的閱讀或創作中，找回夢想、歡樂和美麗。▲

·大千文化出版事業公司，1994年版。

(7) 鄭淑華〈專訪日本當代名插畫家佐野洋子〉，國語日報，1997年2月9日第八版。

註：

- (1) 見曹俊彥所撰〈圖像的閱讀與幼兒〉，1992年夏季號《兒童文字家》。
- (2) 艾拉·瑪琳(Iela Mari)《樹木之歌》(L'ALBERO)中譯本，台灣英文雜誌社，1994年版。是一本沒有文字的「圖畫書」，以大樹為主題，以不同的畫面、顏色呈現四季的變化。
- (3) 塞·西威爾斯坦(Shel Silverstein)《樹與小孩》，俞繼斌譯，香港道聲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
- (4) 瑪西亞·布朗(Marcia Brown)文、圖《小老鼠和大老虎》(ONCE A MOUSE...)，陳木城譯，台灣英文雜誌社，1994年版。
- (5) 瑪麗·荷·艾斯(Marie Hall Ets)文、圖《和我玩好嗎？》(PLAY WITH ME)，遠流出版事業公司，1996年版。
- (6) Stasys的「穿靴子的貓」，見1991年《波隆那插畫年鑑》中文版P39

